

心香一瓣

读《寿州志》

刘杰连

没想到这次淮南之行,我竟躲在宾馆里,安安静静读起了《寿州志》。

本来行程安排得很清楚:上午去市博物馆看武王墩展,再登八公山,最后去刘安墓凭吊。可一场春雨不期而至,淅淅沥沥下个不停,把所有计划都打乱了。正有些郁闷,我随手翻了翻宾馆的书架,竟意外翻到一本《寿州志》。既然出不了门,我干脆静下心来,与这部旧志相伴。窗外雨声潺潺,室内心境安然,反倒成就了一段意外的闲情。

这场春雨,温柔又沉静。不像夏雨急促,也不像秋雨萧瑟,它细细密密落下,像一层薄雾笼罩全城。雨打枝叶沙沙作响,和风交织在一起,声音清婉柔和,不吵不闹,却能一点点抚平心里的浮躁,让人自然而然安静下来。

我便伴着这雨声,一页一页翻开

《寿州志》。这部志书,为明嘉靖年间马永禄所主编。马永禄于嘉靖二十六年出任寿州知州,在任期间政绩卓著,官声颇佳,且十分重视地方志事业,于嘉靖二十九年仲夏,撰成《寿州志》一书。全书共八卷,内容广博浩瀚,堪称一方之全史。书中包罗万象,历史典故、人物事迹、典章制度、社会关系、风土人情、古迹名胜乃至天象灾异,皆一一备载。其所涉地域,远超一州之限,涵盖今日淮南市以及寿县、凤台、霍邱、蒙城等地。

更难得的是,这部志书对历史事件的记述平实客观,不掩恶,不虚美。如《食货记》中,便真实记载了明代朝廷对地方的盘剥,读来令人触目惊心。诚如编撰者所言:“今按里甲之弊,弊于烦贡,故错支缓,应当节也;均徭之弊,弊于闾阖,故贫富轻重当权也。”一针见

血,直指时弊。书中注“姚璋”“史璋”等人名,并不因避明太祖朱元璋名讳而刻意改易;记载异族来犯,则直书其事,秉笔直书,不避不讳。

志中评人论事,尤见史识与风骨。对五代人物刘仁瞻的事迹,予以高度肯定;注解诸葛诞,则与《晋书》记载略有不同,直书其“麾下数百人坐不降,见牧皆曰:‘为诸葛公死不恨!’”寥寥数笔,便将诸葛诞的慷慨高义、深得人心写得淋漓尽致。书中记述良臣贤吏,亦不吝笔墨:褒扬当朝人物刘概,表彰历任州官施爱惠民、賑济饥民、收埋枯骨、兴办学校、修缮芍陂、恢复水利等善政,读来令人心生敬意。

我慢慢读,细细品,渐渐沉入其中,忘了身在归乡,忘了窗外风雨。那些似曾遥远又不遥远的地名、人名、旧事,在

字里行间缓缓浮现,仿佛千年时光,都在这雨声里慢慢铺展。不知不觉一上午悄然过去,我竟连午饭都全然忘记了,只守着一本书、一场雨、一杯茶,在文字铺成的旧时光里,与历史静静相对。这股心无旁骛的读书时光,平日里实在难得。

合卷之后,我抬眼望向窗外。雨色深深,远山含黛,舜耕山笼罩在雨雾之中,若隐若现,如一幅天然晕染的水墨画卷,美景尽收眼底。

一场春雨,八卷旧志,一窗山色,让这趟淮南之行,多了几分古意和诗意。不必刻意奔赴名胜,不必强求热闹风景,心若安定,处处皆是风景。掩卷沉思,这本《寿州志》,早已不只是一本地方志,更是一段可触、可感、可与之倾心对话的淮南往事。

五彩地絮语

爱的表达

洪礼顺

一个始料未及的回答引起了我的深思。

一位老师在教学《项脊轩志》时,问学生:当你听到母亲问“儿寒乎?欲食乎”时,是什么感受?学生脱口而出:“很烦呢!”

那一刻,我心头一震。在情感教学的情境现场,一个“烦”字挫伤了所有预设。姑且不论教师那一刻的愕然与沉默,单这一个“烦”字足以折射出父母与孩子之间的情感代沟。

恍然想起《礼记·曲礼》所言:“孝子之有深爱者,必有和气;有和气者,必有愉色;有愉色者,必有婉容。”这句话的意思是:真正深爱父母的孝子,内心必存和顺之气;有和顺之气,则面必呈愉悦之色;有愉悦之色,自然流露温婉之容。这种可感可见的“孝”的确是“和美”的伦理图景,但在现实亲子关系中却常显出“婉容”的缺席。

我们可以想到当父母的问候脱口而出时,孩子那不厌其烦的表情与语调。“烦”是对最深的爱的误读。有一句话说得很好:爱未被看见,便易被感知为束缚。当父母的爱与孩子的需求不在一个频道,“爱”便悄然滑向“害”的边缘。

父母的爱是无私的,但也许正是这种无私,让孩子感受到这是“送来”的。正如鲁迅先生在《拿来主义》一文中所说的那样,正因为是“送来的”,所以便不问所需、不察其时、不度其心,所以,纵使满腔热忱,却成为孩子肩上的“重担”,严重者甚至无法喘息。

有人在反思:爱错了吗?不,爱没有错,这毋庸置疑。孩子的“烦”有问题吗?

似乎也毋庸苛责。那么,问题到底出在哪里?

爱与被爱应该是一场双向的奔赴,而不应该是单向的倾注。只有当孩子希望“拿来”时,你的爱才是及时雨。当然,即使是此时,你犹须记住,须让孩子能辨认出温度、质地与分量,而不能被误解为理所当然,也不能被定义为“为你好”的恩典。

《种树郭橐驼传》中“顺木之天,以致其性”八字,是种树的最高境界,亦是育人的至理,爱“人”的至境。郭橐驼种树“不扰其天性,不夺其时,不伤其根”,爱亦如是。否则,“虽曰爱之,其实害之。”

“儿寒乎?欲食乎”向来不是爱的唯一表达——它更应是俯身倾听时,孩子睫毛颤动的频率;是静默守候中,他指尖松开又攥紧的迟疑。

口渴时,你递上的一杯温水,带上了爱的温度,然而,可口可乐的冰凉气泡在口腔里的回味,更能换来孩子的欢笑。可乐的甜,温水的暖,并非价值高下之分,而是生命节律的两种应答。深夜里,漆黑的夜空下,孤独寒冷中蜷缩的身躯需要的不是光,而是厚实的棉衣,深情地拥抱——当温度逐渐升高,彼此心跳在寂静里发出同频的微弱。这是爱的送来与拿来的有效辩证。

当你深陷于“送去”的惯性,并抱怨孩子时,你不妨停一停、听一听、等一等、看一看:孩子的手伸向何方?孩子的目光停驻在何处?孩子的内心叩响的是哪一扇门?在“送去”之时,确定好孩子是否需要“拿来”!这是双向奔赴的起点,亦是爱与被爱的真正表达。

凡人心迹

风筝的归家路

苏阅涵

阿俊的双眼依旧明亮,嘴角也依旧挂着笑,只是这一次,我看见了那明亮中浮着一层淡淡的阴霾。那是放学回家的路上,他低着头,不像平日那样与我嬉闹,只是默默地跟在身后。我问他:“考得怎样?”他没有应声,只从书包里取出那张成绩单,递了过来。纸上那抹鲜红的分数,像一道刚刚裂开的伤口,灼得我目光一滞。

“怎么会这样?”我心里已经有了答案,却忍不住开口问。

他没有说话,只将嘴唇抿得发白,眼中晃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懊恼与自责。那一刻,这个向来生气勃勃的少年,仿佛被什么无形的东西压弯了脊背,连脚步都显得滞重。

“出去走走。”我把成绩单收了起来,拍拍他的肩膀,“我带你去放风筝。”他没有拒绝,也没有回应,只是随我出了门。我们一路无语,走向那个熟悉的旧公园。公园很近,穿过两条街便是。风筝场上有几位老人,手中的线悠悠曳着,天上的风筝如鸟翩跹。风很轻,空气里漾着青草被晒暖后的香气,时光仿佛在这里放慢了脚步。

“你知道吗,阿俊,放风筝的时候,最重要的不是风筝飞得有多高,而是你能不能一直握紧那根线。”我拿出已经准备好的风筝,递给他。

阿俊接过风筝,低着头,没有说话。“风筝可以飞得很高,很远,但只要我愿意,总能把它牵回来。不放手,它终究会回到你手中。”我一边说,一边帮他理顺缠绕的线轴,“所以啊,决定风筝去向的,不是风,风只是托着它走;真正让它

飞翔的,是这根线。你稳住它,风筝就听你的。”

他说:“可是如果风很大,风筝飞得太高,线就断了怎么办?”

我笑了笑:“那就重新系上。你看,线断了,它是会掉下来的,但它一定还能飞得更高。最重要的,不是风筝掉了多少次,而是你有没有一直去拾起它,握紧它。”

阿俊的手微微颤抖了一下,我能看清他脸上浮现出的复杂神情。那只风筝在他手中缓缓展开,他仿佛听懂了我言语中的深意。

我们开始放风筝。阿俊的动作虽然有些笨拙,却始终没有放弃。每当风筝坠落,他都会默默拾起,又一次让它起飞。我站在他身旁,静静看着,偶尔帮他调整角度。有时风变得狂乱,风筝在空中翻滚,几乎失控,每逢此刻,我便提醒他:“记住,一定要握紧手中的线。”他点点头,重新将心神凝聚在那根细线上。

渐渐地,风筝越飞越高,像一只在蓝天中悠游的鸟,轻盈而自由。阿俊的嘴角也悄然扬起一抹淡淡的笑意,眼中积聚的阴霾正一点点散去。

他仰望着重空中的风筝,忽然轻声说:“我不是也本该像这根线一样,为自己找到节奏?”

我微笑着点了点头,和他并肩立在草地上,目送风筝渐行渐远。

那个曾因一纸成绩单而紧锁眉宇的少年,终于找回属于自己的节奏。风筝的线,延伸得愈来愈远,他却不再惶然——因为他明白,无论多远,总有一天,风筝会乘风归来。



溪上牧归 韩文杰 摄

凡尘一瞥

淮畔春采

陈琦

春风掠过淮河,农事便活泛了。春有约,花草不误。田野泛青,塘埂冒绿,气温升高。渐渐,野蒜苗拱土而出,榆树钱满树镶嵌,洋槐花缀满枝头,构树穗像一串串“毛毛虫”随风摇摆。人们带着塑料袋,持小铲子,沿河岸、人田垅、绕沟渠,挖荠菜、掐马兰、割草头,还有枸杞头、野豌豆苗、蒲公英,都是春野的馈赠。熬熟,清炒,凉拌,调馅,把春光端上桌,清鲜入味,野趣满怀,这便是淮水人家独有的春日滋味。

荠菜,是开春第一鲜。残雪刚融,荠菜便顶着碎绿破土。田边地头,麦垄之间,贴地而生,叶片细碎,藏在枯草里,不细看难寻踪迹。淮南人懂它,午后出

门,蹲身细寻,一铲一棵,湿土清气,不多时便满袋青翠。俗语说“春食荠菜赛仙丹”,这野蔬不娇贵,却最得春魂。

母亲将荠菜洗净焯水,切碎拌入肉馅,包成饺子。锅内水开翻滚,饺子浮起,咬开一口,肉香裹着荠菜的清甘,鲜而不膩,香且不油。荠菜也可以和豆腐一起烧,一青一白,简单爽落。老辈人说,吃了荠菜,一春不困。还有人做成荠菜圆子,蒸煮、入汤皆可,口感极佳。

马兰头,是河滩上的清苦回甘。淮河滩涂湿润,马兰头长得最旺。它富含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,民间认为它具有清热解毒、凉血止血的功效。对门老张每年都要去采摘马兰头,只掐中茎以上嫩

头,洗净用沸水焯一下,挤干水分,切碎了与香干同拌,撒少许盐、白糖,淋上香油、香醋,便可端上桌去。入口脆嫩,清香满口。也可像香椿头那样炒鸡蛋。老张说,三月三前后,吃马兰头,能明目清火,顺节气,养身心。

草头,是田垄间的绵软鲜香。草头,也叫金花菜,淮河两岸的麦田边、沟渠旁,随处可见。叶片青嫩带绿,细密繁茂,掐一把在手,绵软温润,自带淡淡蛋香,最适合蒸煮与清炒。在我老家江南水乡,春笋(腌莴笋)、螺蛳、金花菜,妥妥的入春节气“三件套”。一般我喜欢清炒,最简便——起锅倒油,油热草头下锅,猛火快速翻炒,滴上几滴白酒,激出

鲜香,撒少许盐,再翻炒几下即可出锅装盘。

草头生长快,一茬接一茬,随手可采,不费力气。田垄间,老人割草头,孩童追蝶飞,河水悠悠,炊烟袅袅,一派田园风光。

春日的淮河两岸,野菜遍地。野豌豆苗脆嫩,枸杞头微苦,榆树钱绵软,洋槐花清甘,构树穗糯密。食之不贪多,只取时令之鲜,不企珍饈华贵,用最简朴的做法,还原自然本味。

采摘野菜,常常伴着踏春乐趣。那么,尝鲜是口福,更是与土地、与节气的相守。大河奔流,岁月寻常,一口野菜下肚,便知自然春深,人间所值。

人生百味

舌尖上的春天

姚宗亮

新年的浓醇还在齿缝间留着余韵,春的气息已顺着田埂的脉络漫上来,将一冬蛰伏的鲜美,酿成清润的味觉传递到舌尖。那是沾着晨露的荠菜,是带着泥土温度的苦苣菜,是绽放着红嫩油亮的香椿芽。这是春天赠予人间最鲜爽的味道,在餐桌上晕开第一抹鲜活。

这些春日味道,像散落在时光里的珍珠,串起我对春天的所有记忆。它们不是什么山珍海味,却带着土地的气息,带着阳光和雨露的味道,更带着家人的温度。母亲生前总说,春天的菜要“吃鲜”,吃的是那刚冒头的嫩、刚挂枝的甜,更是刚从田埂里漫出来的鲜活气儿。

“三月三,荠菜当灵丹。”荠菜是春天最慷慨的馈赠。刚挖回来的荠菜带着泥土的湿气,择去黄叶,用清水反复淘洗,绿莹莹的叶子在瓷盆里舒展,像一群刚上岸的小鱼。母亲总是把荠菜切碎,和着五花肉末拌成馅,包进擀得薄如蝉翼的面皮里。锅贴在鏊子上滋滋作响,金黄的底部焦脆,咬开时,荠菜的清鲜混着肉香涌出来,那是春天最朴实的味道。剩下的荠菜,母亲会用盐渍了,装在玻璃罐里,要吃时抓一把出来,用香油、醋一

拌,清冽的酸香能喝下三碗白粥。

荠菜还没吃够,蒲公英就开遍了地头。金黄色的小太阳高举在风里,绒球似的种子等着风来送信。母亲说,蒲公英是“药食同源”,挖回来的根要洗净晒干,留着泡茶,叶子则可以凉拌。小时候,我总爱追着蒲公英跑,看绒球在风里散开,母亲就喊我回来:“别跑远了,苦苣菜要老了!”

苦苣菜比荠菜更野,锯齿状的叶子边缘带着刺,掐断时会流出乳白色的汁液,沾在手上黏糊糊的。刚入口时是极苦的,像含了一口黄连,可咽下去后,舌根却泛起淡淡的甜,像春天的风,先冷后暖。母亲喜欢把苦苣菜用开水焯透,挤干水分,用蒜泥、生抽、辣椒油拌匀,苦香中带着辣意,最是下饭。“吃得苦中苦,方为人上人。”母亲一边说,一边往我碗里夹苦苣菜,我皱着眉头吃下,却也渐渐爱上了那独特的苦香。

清明前后,枸杞就长了出来。嫩绿的芽尖像小小的逗号,缀在枸杞枝上,摘一把下来,指尖都带着淡淡的清香。枸杞性凉,最适合春天吃。母亲把枸杞洗净,用开水焯一下,捞出过凉水,挤干

水分,切成细末,和着豆腐、香油、盐拌匀,清清爽爽的,像把春天的风都吃进了嘴里。我总嫌味道太淡,母亲笑着说:“这是春天的本味,要慢慢品。”

最让我惦记的,是河塘边的水芹。水芹长在浅水里,茎秆纤细,叶子像羽毛,风一吹,就像一群绿色的小精灵在水里跳舞。水芹的味道比旱芹更清冽,带着水的灵气。母亲把水芹洗净切段,和着豆腐干一起炒,大火快炒,水芹的鲜和豆腐干的韧完美融合,咬一口,脆生生的,满是春天的气息。

还有小院里香椿从中刚拱出的香椿芽,红得像玛瑙,刚摘下来时,香气浓郁得能把人熏醉。香椿芽要吃嫩的,老了就咬不动了。母亲把香椿芽用开水焯一下,捞出切碎,拌进鸡蛋里煎成饼,金黄的饼上撒着细碎的香椿,咬开时,香椿的独特香气混着蛋香,那是春天最浓烈的味道。剩下的香椿芽,母亲会用盐腌了,装在坛子里,要吃时抓一把出来,用热油一浇,“滋啦”一声,香气瞬间弥漫整个屋子。

春天的野菜,是大地写给舌尖的诗。它们长在田埂边、沟渠旁、香椿丛

上,不需要人照料,却在春风里肆意生长。每一种野菜都有自己的脾气,有的清鲜,有的苦涩,有的浓烈,却都带着春天的气息,带着大地的馈赠。

如今,我离开家乡多年,城市的超市里也能买到包装好的野菜,却总觉得少了点什么。那是泥土的味道,是母亲蹲在田埂边的身影,是我拎着小铲子跟在后面的时光,是春天里,那一口口带着泥土气息的清鲜。

前些日子,父亲邮来一个包裹,里面装着用盐渍好的荠菜和蒲公英,还有一小瓶腌香椿。打开包裹的瞬间,春天的气息扑面而来。我把荠菜切碎,和着肉末包成锅贴,咬开时,那熟悉的味道瞬间把我拉回童年的田埂边。风还是那样软,母亲的笑声还是那样清晰,而我,仿佛又变成了那个拎着小铲子,跟在母亲身后的孩子,鞋底沾着春泥,手里攥着春天。

原来,舌尖上的春天,从来都不是某一种味道,而是藏在野菜里的时光,是母亲的爱,是家乡的气息,更是刻在骨子里的——对大地的眷恋,心底泛起的乡愁。



春日之约,花满枝头

左先法 摄